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撫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膳錄監生臣莊承簪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二

宋 釋普濟 撰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
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
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船遂隱茅山投師落髮
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華之異唐

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
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
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
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
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
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
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
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

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

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
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
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
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
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
為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
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
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

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
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
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
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峯終老師自爾法席
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
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
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
靜品地為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

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真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

轉覺乃變為境若以心曳心還為覺所覺從之隨隨去
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
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
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
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
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
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為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
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

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
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
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為真常
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既有聲鏡
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
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
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問曰住定俱
不轉將為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

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
虛妄心為正受縛為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
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
更欲前途說恐懼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
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
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
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
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揀

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
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揀即真擇得闇出明
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為病
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帖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
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
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
偽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為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
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

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
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帖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
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
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真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
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
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
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
滅識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

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為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穀難師曰看心有羅穀幻心何待看况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即達於真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為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慙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

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荅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
如色性為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師辭不獲
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
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
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
不疾而逝窆于雞籠山

四祖下二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為郎將常以弓挂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為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過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

既見因謂師曰卽將狂邪何為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
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
人感悟歎息而去師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
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
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
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稟命為第二
世後以正法付方禪師師住白馬栖玄兩寺又遷石頭
城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

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葬焉

金陵鍾山曇瓘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顏氏初謁融禪師
融目而竒之乃告之曰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
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
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
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四祖下三世四世

旁出
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忠者目為法器師嘗有偈示曰教汝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荅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荅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汎般

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院事隨緣化導終于延祚寺

四祖下六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者潤州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回果如其言即以山門付囑訖

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
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為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
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
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
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
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
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
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得法者有三十四人

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
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大厯三年石室前挂鐺樹挂衣
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
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
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于
巖壑五年春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
僧問真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

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南宗自何而立曰心宗非南北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賜額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日玉鏡峯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閣梨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

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
會為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
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
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
流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瀟嶽峯高長積翠
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
來未曾壅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為甚麼佛法
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

無佛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蝶戀庭華
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
門中事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
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
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華綠
藥間大歷十四年歸寂塔于山之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延陵人也姓馬氏晚參威禪師

遂悟性宗後居鶴林寺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
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
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
底有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
來亦不著曰為甚麼不著師曰無汝棲泊處

四祖下七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忠禪師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
忠禪師大悟玄旨乃曰天地無物也物我無物也雖無
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為
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為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
遊天台隱於瀑布之西巖元和中慕道者日至有弟子
可素遂築室廬漸成法席佛窟之稱自師始也僧問如
何是那羅延箭師曰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其勉
之閱二日跣趺而寂後三年塔全身于本山

唐韓文公
撰碑今存

國清

寺

卷二

鶴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
儒教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
寶也師感悟因求為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
流而行逢徑即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
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
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

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

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公於是有省唐大厯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

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馬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謚大覺禪師

四祖下八世

旁出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儵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

佛佛即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
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
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
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為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
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
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曰此性徧一
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
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

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

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
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且不壞方便應用及興
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
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徑山國一欽禪師法嗣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
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
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

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
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代
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孤山
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為法會師振錫而入有
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
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
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烏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
然馴狎人亦目為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

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
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
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
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侍郎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
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
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
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
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

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

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

有云師名圓修者恐是謚號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者

耶舍三藏誌云艮地生玄旨通尊開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毛分

封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

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為務乃歎伏

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

識之深加器重祖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

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
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
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
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
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謚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
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
一各為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為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

耶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八女荆州
絕婚姻朽牀添六脚心祖衆中尊

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
師師曰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
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衆煬帝徵師不赴
潛入大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行
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
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
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
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

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
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
曹溪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
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
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為况此心流注中間
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
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二年中宗
賜紫袈裟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

摩訶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
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
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

百二十八

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巳酉滅時稱老安國師

門人遵旨昇置

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留
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也國亡落
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

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
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志數十人躡迹追
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見師奔至即擲衣
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師遂舉之
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
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
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
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

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遽回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為然師既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

子等盡遣過嶺南參禮六祖

五祖下二世

旁出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
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
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
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至上黨寒
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二十餘

年示寂塔于本山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于名相為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方見秀禪師疑心頓釋乃辭去居于蒲津安峯不下山十年木食澗飲州牧衛文昇建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

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為毫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即依廣福院明讚禪師落髮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摠衣秀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

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為師師耻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

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

嵩嶽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鄺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

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
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
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
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
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栽冠設拜師前師
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
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

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構伊語脉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構得他語脉安曰不知者時號為破竈墮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

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
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有僧從
牛頭處來師問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
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師上肩叉
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曰應物不由他時如何
師曰爭得不由他曰恁麼則順正歸元去也師曰歸元
何順曰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
理見後道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

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閒居寺習毗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玄

旨遂卜廬於嶽之麗塢一日有異人我冠袴褶徒頰切而

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

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邪師

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邪彼曰我此嶽

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

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

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

能生死吾邪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

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
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
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師即為張座秉
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
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姪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
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
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
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

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是。是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然而不為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姪。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

疑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悞荒顛倒不為醉是謂
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
無我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
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
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
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
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
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

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為三不能也定業亦
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
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
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
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
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邪
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
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

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為是無為
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邪願隨意垂誨師
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
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
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
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幡環珮
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掣電棟宇搖蕩
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

則北巖松枯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
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
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寘吾骸于彼言訖若
委蛻焉

五祖下三世

旁出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
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即入太一山中學

者盈室唐文宗好嗜蛤蜊汾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
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乃
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
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奏
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記乞詔問之帝即
頒詔師至帝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
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
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為

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
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
各立觀音像以荅殊休留師於內道場累辭歸山詔令
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
師曰吾避仇矣終後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建塔焉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
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

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五祖下四世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

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為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
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
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
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弟子聞今和尚說
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然公曰此三句是
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
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
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

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
盪然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
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
不立也于時庭樹鷓鴣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鷓鴣去已又
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鷓鴣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
大衆曰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聞
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
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

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
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
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
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
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
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
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為有作起
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

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真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

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
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
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
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
捨不沈不浮無為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
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眾作
禮稱讚踊躍而去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西域崛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
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師問曰孤坐奚為曰觀靜師曰觀
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
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邪曰秀禪師師
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
益其僧却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
往曹溪決其真要其僧即往參六祖六祖垂誨與師符
合僧即悟入師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脩是正師信受以偈贊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脩離諸物

吉州志誠禪師者本州太和人也初參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

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豈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回當為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為示衆師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

何為立功過師曰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
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
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
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
誓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還
不淨

匾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禪
師撰塔碑盛行于世其畧曰師住匾擔山號曉了六祖

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
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
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
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
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
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擔山色垂
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

進具之後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
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師曰念法華經已
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
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
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禍無比祖又曰汝
名甚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
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吾今為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發師

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畧
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為宗師曰學人愚鈍
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為吾念一徧吾
當為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
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
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
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
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

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為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為功課者何異羗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

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
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
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
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
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
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
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况經文明向汝道無二
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

時故只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
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
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
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
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
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
方可為念經僧也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

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
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
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
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
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
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
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
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

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

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

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轉識為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

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

名而不轉其體也

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猜妙

旨因師曉終亡汙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

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
禪師為第六祖而忌大鑑傳衣為天下所聞然祖預知
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
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
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
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金曰汝
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
行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

來禮觀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
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
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畧為宣說祖
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
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
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
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
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

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
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
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
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
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
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為凡夫
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
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我真淨

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
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
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
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
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
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禮
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

指迷令投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
舉看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為法
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
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
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
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
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
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

誨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
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
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
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
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
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問曰學人自出

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

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
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
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
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
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
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
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
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

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
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
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
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
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
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
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
假名何為真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

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
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
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令汝捨
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永嘉真覺禪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卅歲出家徧探三
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
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

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大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

覺矣師翌日下山乃回温州學者輻湊著證道歌一首
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
成十篇目為永嘉集並行于世○慕道志儀第一夫欲
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
道儀式戒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
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畧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籠
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奢摩他

頌第四已檢責身口令竈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
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
也毗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
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婆舍那頌也優畢叉頌第六偏
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
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三
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
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

明三乘漸次也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見也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願文第十勸友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也○優畢又頌畧曰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誠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

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法爾者
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
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
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
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
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
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
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為道者可謂尋流而

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
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
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
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
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
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
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
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

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
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誠其疎怠
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
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第六
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
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
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
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

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
非破非非即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
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
而研之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
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
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
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邪第九觸途成
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

方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塔于西山之陽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温州淨居尼玄機唐景雲中得度常習定於大日山石

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趨寂豈為
達邪乃往參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峯曰日出
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峯峯曰汝名甚麼師曰玄機
峯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
峯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峯曰大好寸絲不挂

世傳

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日考之是
矣第所見雪峯非真覺存也永嘉既到曹谿必嶺下雪
峯也未詳法
嗣故附於此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

谿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採常春藤因造大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畧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為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

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回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勅光庭詔師到京勅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較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

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
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
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
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
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
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
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其道若以相為實
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

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

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
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
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
明杜口而退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
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
無心始得名為觀自在真禪師問道既無心佛有心否
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為有
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

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
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
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總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
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
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
即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
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
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

一時休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曾道棄却一真性却入關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安禪師問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

妄以何為真師曰為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
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
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
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
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慙伏不知所措師有
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
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
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

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歸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

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
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
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
貧賤更無分別路上元二年歸寂謚大曉禪師

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遊方時屆于河朔有隍禪
師者曾謁黃梅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汝
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
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

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
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
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
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
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
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
之量隍聞此說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
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乃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情容後遇策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河北開化四衆

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

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齋詔徵赴京待以師
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
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
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
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
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
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
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

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

甚麼處藏無對

僧問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

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見後來為甚麼不見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為甚麼不見沙云只為太近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

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

作麼生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微問僧甚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

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識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為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南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

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聾南泉便休

長慶校云大似不知○保

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為當扶面前扶背後

麻谷

到參繞禪牀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上堂禪宗學者應遵

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
卷二

五十六

身中蟲夫為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
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僧問若為
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
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為得證法
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
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
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即名
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為師曰

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
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更
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巖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
今荅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
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上堂青蘿夤緣
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
人自鬧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
法示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

欽定四庫全書

王燈傳元
卷二

龍換骨本爾真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
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即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
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
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為甚麼入於邪道曰甚麼
處是某甲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南陽張漬行者
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
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

取無情說法去漬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
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
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
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
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甚麼曰
如是師曰是甚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
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
法不相到斷甚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

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
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在曹谿得何
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
懸挂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
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曰如何是無諍三
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
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
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

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
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
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議師陞座奉曰請
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奉曰是甚麼義師曰果然
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
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
奉無對奉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
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曾師曰大悲
千手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
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
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
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大歷十年十
二月十九日右脇長往塔于黨子谷謚大證禪師代宗
後詔應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
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

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為沙
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
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
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
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
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
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

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

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

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

錯如今立知解為宗即荷澤也

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

谿開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

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遁流

祖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

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

見有無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

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
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
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
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即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
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
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
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
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為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

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
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
處出祖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
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
旨沈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
年方定兩宗

南能頓宗
北秀漸教

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一日鄉

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
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

奄然而化塔于龍門

六祖下二世

旁出

南陽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應真禪師為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異

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甚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為甚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丈斫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擲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

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荷澤會禪師法嗣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澤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澤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為復抗行為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為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

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
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師
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於唐元和二年圓
寂

六祖下三世四世

旁出
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

旁出

遂州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者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

豪盛髻亂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

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

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

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

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

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荆南忠禪師

南印

忠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

奉國神照

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
卷二

六

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
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
暢幽蹟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
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講
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泰恭斷臂疇恩師先齋書上疏
主遙敘師資往復慶慰尋泰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
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
之室惟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

山回住鄆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峯蘭若大和中
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唯相國裴公休
深入堂與受教為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
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
偈集為一藏

或云一百卷

以貽後代其都序畧云禪是天竺

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
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
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為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

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
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
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真性為禪者是
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
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
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
乎況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
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

出楞伽經

亦是諸

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

涅槃經

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

心地

梵網經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

萬行不出六

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
為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為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
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
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
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
等也又真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

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

禪

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

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

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

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
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
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
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
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
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
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
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

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

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為法亡於軀命懸

人切於神情

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

每

歎人與法差法為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

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

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况迹涉名相

誰辨金鑰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

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

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慮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
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
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
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
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
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畧就
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
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為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

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

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

而遷變

周禮曰函人為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

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

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

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

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

鎔餅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

者皆順

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

據會要而來者同趣

周易畧例云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都序據圖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也尚

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瞠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

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

之道乎荅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為一道

三十九年前

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詰拘尸而顯一性前

後之軌則也

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

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

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

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

魔外

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揀別魔說及外道邪宗

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

也師又著圓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蕭俛相公呈

已見解請禪師注釋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

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為慧眼若當

真知相應之時萬化寂滅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

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夢智

階亡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

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真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

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即絕相為妙用住相為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

法有為一聖一法空為一用故
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

望於此後示及俛狀荅

史山人十問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之為復必須修成
為復不假功用荅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
為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
作便同世間法虛偽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荅造作
是結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實出世三問其
所修者為頓為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
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荅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

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
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為當
悟心即了為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
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荅識冰池而全水藉
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即真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
流潤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
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
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荅鏡明而影

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即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荅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為勞既自云即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

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
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
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荅既云
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為
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
祇為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
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六祖每代
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

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
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
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
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緊論當
代為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
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
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邪修心邪若住心妨修心若
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為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

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為說
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為佛心見本性
為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為
法味住著於法斯為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
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為
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又山南溫造尚書問
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
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

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為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回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閒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

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為長易麤為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為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畧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

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若能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初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也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為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

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偈曰作
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
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師會昌元年正月
六日於興福院誡門人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
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住持
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道俗等奉全
身于圭峯茶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
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暨宣宗再闢真教追謚定慧禪

師塔曰青蓮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為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

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殊曰
死以何為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曰如何是死
以不死死為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
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菴提遮女問
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
轉殊曰其力未充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百
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

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祇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

閉瞻仰讚嘆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
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
善財入已閣門即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
一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善財因無著菩
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即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清淨
即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為甚麼不見財曰是真
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嘆者曰空中雨

華讚嘆復是何人云何讚嘆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
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嘆天
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尊
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華者乃問此華從天得邪從地
得邪從人得邪釋曰弗也者曰從何得邪釋乃舉手者
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
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

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

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荅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為女身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為嬌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為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

之心忽開悟遂棄刀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
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
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
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
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
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

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叱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

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槃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甲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

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
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
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
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
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為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
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
劒水之下以翦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天鑑二年梁

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荅曰十二帝問其
旨如何荅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帝嘗詔畫
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髣面
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
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汴流而上師以杖引之
隨杖而至乃紫旛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
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
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

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

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邪

汾陽

曰不枉西來

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

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

色言語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

法眼曰京都鄴都浩浩

浩不是菩提大道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

八日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納劉氏女

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澆魚
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
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
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
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
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
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藍籠盛去日常營作
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

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
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為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
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
以尺揮按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
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
皆起唯士端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
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鞞履朝見帝
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鞞履帝

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
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
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法將心戒傳
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
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
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
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
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

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
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
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
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
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
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
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剎那造
作還復漂沈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

無為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
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
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
這語聲是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
主不逐四時凋四相偈曰生曰老曰病曰死識託浮泡
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
朱唇向乳開為憐迷覺性還却受輪回覽鏡容顏改登

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樹心如
念水龜尚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為忽染沈痾疾因成臥
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親楚痛抽千脉呻吟徹四
隣不知前路險猶尚恣貪嗔精鬼隨生路遊竟入死關
祇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華永絕攀早
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
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

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
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頓
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
億化身無數量縱令畱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
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是是尋常見說不思議一
語標名言下當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
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
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顓荊州華容陳氏子在
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
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
未散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國人師曰
何國人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師
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

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
退師欲遊五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
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
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尋獨
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
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

趙州代曰
文殊文殊

天台山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
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顛漢山

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醋因趙州遊天台
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
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為甚
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
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天台山拾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
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主
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

得曰作甚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
作舞笑哭而出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手曰聚
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即是
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自稱契此形裁

烏罪切

腰

奴罪切

臆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并破
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鄞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醢
醢魚菹繞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一日有

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文錢曰
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
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
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
叉手福曰為祇如此為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
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
也來也歸宗柔和尚別曰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
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祇箇心心心是佛十

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為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祇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強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奈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

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
六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遍十方入時觀
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
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
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
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
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
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

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
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
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
化其後復現于他州亦負布袋而行四衆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繼得度於七
俱胝院留講肆久之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
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
之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

成真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影裏
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師曰未從
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
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曾師曰一般人會不得僧
問世有佛不師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邪聖邪遂舉手
曰我不在此在慶厯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
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
言畢右脇而逝

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
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而孕生於武宗會昌
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
烏山興福寺行全為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
為衆所歸棄謁雪峯手攜鳬茈一包醬一器獻之峯曰
包中是何物師曰鳬茈峯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峯
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峯曰還更有麼曰轉有轉深
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峯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峯曰還

熟也未曰不較多峯異之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後自

鷺湖歸溫嶺結庵

今為永豐寺

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

獻地為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
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為扣冰古
佛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教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
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真玉不隨流
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曰莫抵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
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華臘月開天成戊子應閩主之

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
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
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
薪蘇油茶毗之祥耀滿山獲舍利五色塔於瑞巖正寢
謚曰妙應法威慈濟禪師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
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
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

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
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
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居祝融峯之華
嚴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
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
偈曰梁城遇導師叅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
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鄮峯登太白穿雁蕩盤
礴於翠峯七十二庵回赤城憇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

符大巖等處返飛來棲止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
中徧稱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
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為
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
後皆成寶坊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
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跏
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
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

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即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丁巳考之實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五燈會元卷二